



骨肉寒

陈志明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陈志明 著

骨肉寒

賈芝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骨肉寒/陈志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7

ISBN 7-80094-271-6

I.骨…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0630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625 字数440千字 插页2

1996年7月北京第1版 199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150册

定 价: 23.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描写了一批生活在山乡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坎坷的命运和多元化的人格。

错划“右派”、含恨而亡的老教授的独生女邢秋虹远走新疆边陲，历尽丈夫惨死、恋人亡故的磨难，与恋人的遗孤幼女相依为命，肠断天涯；中学教师陈清波被妻子李兰芳的奸夫柯中元，伙同忘恩负义的学生朱顺义罗织罪名而被打成“反革命”，铁窗囚禁、英年早逝；正直善良的女教师玉青莲不堪凌辱而跳楼自尽；山村青年刘石川、陈洁玲退学回乡务农，赡养了几个孤苦的老人，借债掩埋惨死的老师，找回流落街头的疯癫女友尹菊，用真情抚慰她破碎的心

.....

这些主人公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忠厚善良、珍情重义的传统美德，他们的人生之旅象静静流淌的山溪，弯弯曲曲却清澈见底，晶亮甘醇！

序

魏新民

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最高精华，本来应该有一种自觉维护“类”关系的本性，人与人之间应该像骨与肉之间一样相依相亲，一如“人”字的结构相互支撑。

然而，人的存在又是一个包含着多重矛盾的存在，利己和利他构成了既否定又统一的复杂关系。人类由互斗到互利、由骨肉寒到骨肉亲，一字之差，却走过了多少弯路和误区，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

陈志明的长篇小说《骨肉寒》，通过对鄂东南山区小镇中学一些教师、学生和乡亲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离合悲欢、坎坷命运的描写，揭示和颂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尊师重教、尊老爱幼、惩恶扬善、忠厚善良等传统美德；鞭挞了自私自利、忘恩负义、刻薄无情、阴险毒辣等人类精神的扭曲和异化，殷殷呼唤了美好人性的复苏和回归，读之令人心动，发人深省，启人良知，导人善行。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强烈的创作欲来自生活的激发和启迪。著者的青春年华消耗在十年浩劫之中，他看到了太多的人间不幸，也看到了太多的人间丑恶。他从父老乡亲 and 基层知识分子在生活漩涡里挣扎、在人为争斗中相煎而演出的一幕幕悲剧中悟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有一条就是——骨肉相亲，团结奋斗！

噩梦过去，痛定思痛，著者不得不对自己用青春换回的全部阅历，进行痛切的人生反思。这使整部作品充满了人生的感慨和哲思。作品以“情”贯穿始终，以情为核心结构故事、设局谋篇、刻画人物，从而突出主题，表现时代特征。著者写了亲情、爱情、友情，而这三种感情又可以称之为“人间真情”。常言说得好：“世间自有真情

在。”著者正是满怀着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热爱，以饱蘸激情的笔墨反映生活、描绘人物的。作品尤其对人物情感的描写颇见功力，即使是描写主人公蒙冤受屈的心境，也无不洋溢着人间深情，给人以悲剧美的感受。

悲剧无疑带有悲观和忧郁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理念和壮丽的诗情使人们深受教益。它从刺丛之中为我们采撷美丽的玫瑰。

著者曾经从事民歌创作和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有民歌集出版。这部书属于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或许如此之故吧，以高标准要求尚有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如有的故事情节不够紧凑，有的人物刻画升华不够，作品结构稍显松散等。著者有意以此书作为他的人情三部曲之一，期望他未来的两部作品会写得更好。

1996 年初春于京郊雅园

目 录

序	魏新民
第一章 雾笼云山	(1)
第二章 山乡熔炉	(23)
第三章 沦落天涯	(45)
第四章 饥饿岁月	(68)
第五章 杨柳依依	(92)
第六章 腥风苦雨	(114)
第七章 寒风呼啸	(139)
第八章 人生岔道	(162)
第九章 倒春寒潮	(184)
第十章 地泉喷火	(206)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229)
第十二章 乱风扬尘	(251)
第十三章 漩流怒涛	(274)
第十四章 山道坎坷	(298)
第十五章 苦难同心	(321)
第十六章 落英残红	(348)
第十七章 疯狂岁月	(370)
第十八章 铁窗内外	(392)
第十九章 雷鸣电闪	(416)
第二十章 深山密林	(437)
第二十一章 石上流泉	(459)
第二十二章 魂皈青山	(483)
第二十三章 春雨潇潇	(508)

第二十四章 秋风叶落..... (531)

后 记 (555)

第一章 雾笼云山

鄂东南南山县的西北部山区里有一个古老的小镇——云山镇。

云山镇的东边是秀丽而幽深的云台山；南边是连绵数百里的华柏山，连着江西、湖南两省北部的丘陵山区；西边是华柏山的支脉紫薇山；北边是华柏山脉的最高峰白石崖。云山镇便座落在这方圆二十多里的山间盆地的西北部。

白石崖雄踞在群峰之上，峭壁悬崖，云笼雾罩。几十道山岭自西南方向成扇形归结到白石崖下，象是数十条青龙匍伏在一尊白衣白甲的天神面前。

这一带纵横数百里的崇山峻岭，深山老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彭德怀、何长工、陈子华等红军将领发动农民暴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团的革命根据地，老苏区。

白石崖的东边有三座山。西侧的这座山叫十八盘，蜿蜒曲折。中间的这座山叫云屏山。这两座山之间的一条十几里长的山谷叫明家冲。东侧的那座山叫青龙山。云屏山和青龙山夹峙着的山谷就叫青龙谷。发源于白石崖下青龙潭的青龙河就从与明家冲隔山平行的青龙谷九曲十弯地流过，流经云屏山东南角的龙涎口向西拐进云山乡的这山区盆地，穿过云山镇和陈柳村，从云台山下的低山矮岭之间弯弯曲曲地流进南山县城郊的九龙湖，出湖南口的埠头口注入长江。

民国以来，云山镇便一直是鄂东南山区山货土特产的重要集散地。这个只有两条窄窄的石板街，住户不足一千五百家的山区小镇素有“小汉口”的美誉，便可想见当年商业的繁荣。这个古老小镇之所以能吸引四方商贾如织穿梭地往来不衰，除了此地山

货土特产资源丰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祖籍云山镇的南山县知事柳秋轩强征民夫，耗时三年，修筑了一条从县城直通云山镇的沙石马路。这条为县太爷回乡省亲、扫墓提供方便的马路，也就大大便利了四方商贾的货物运输，云山镇的商业也就愈加繁荣起来。

县太爷柳秋轩一进五幢连九的大宅院就建在云山镇的中心地段。这所官僚地主的大宅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没收，做了“云山乡第一中心小学”——简称云山小学的校舍。

出云山镇北街口，青龙河的东侧是一片有七八十株古枫树的幽静的枫林。枫林的北边是一进三幢建筑恢弘的“柳氏宗祠”。解放前，这个祠堂内设立了柳姓族人的家学——育英小学，除了镇上和河西岸陈柳村里的柳姓人家的子弟可以入学以外，镇上一些杂姓的店铺老板的子弟也有的在这里就学读书。解放后，这所祠堂被人民政府征做公用，做了几年乡公所办公的地方。一九五五年，乡公所挪到镇南头的陈家祠堂去了。县政府文教科把这处环境幽静宽敞的祠堂，改做“云山中学”。周围四五十里的学生可入学。

云山中学在三年中，经县政府拨款几番改建、扩建，那老祠堂的殿堂、戏台、厢楼看台，两侧厢房以及院墙都被拆除了，一改往日旧貌，建成了一座较为规范的学校。穿过古枫林中的石板甬道，走进云山中学大门，门内两侧是门卫室、理发室两间明亮的小平房。进门后便是一个占地四亩左右的大操场。操场的南边是一个约一米高的青砖台，砌着台阶。操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栋一排五间教室的平房。操场的正北面横着一栋五大间的平房。这五间房子分别设着学校教导处办公室、文史地教研组办公室、数理化教研组办公室、图书室、阅览室和仪器、实验室。这栋房子的后边是一栋教师宿舍，共有二十间小平房。绕过教师宿舍，后边又是一个占地四亩多的操场。操场上架设着两副木制的篮球架子；

后操场东侧的厨房门口不远处，露天里放着四张乒乓球台。后操场的西侧原来是一片长在一个三亩地左右的小山丘上的茂密的楠竹林。楠竹林边还有两株老樟树和一个小水塘。去年扩建校园院墙时，得到乡政府的同意，把这片竹林和水塘也圈到校园里来了。这片竹林和学校大门外的那片古枫林便成了学生们课外读书、活动的理想场所。后操场的正北面紧靠着校园后院墙，还建有一栋十二间的平房，这里住着云山中学的校长、教导主任、党总支书记、总务主任、副校长等几个学校领导。而四名工友则住在厨房北边的另一栋低矮小平房里。从云山镇南口的汽车站门外，沿着镇西的青龙河堤，还修建了一条两里多长的沙石马路，绕过古枫林，直通中学的大门口。学校运煤、运米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学校里面去。

一九五七年寒假的一天傍晚。呼啸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天空上灰蒙蒙的乌云象铅块一样沉重，云山中学后边的云屏山峰峦叠嶂、云腾雾涌；校园里那些白杨树上残存的一些枯黄的树叶被寒风刮下来，在校园内外四散飘零。寂静的校园内一派凄凉景象。

天快黑了，一阵哀怨凄婉的小提琴声在寒风中时断时续地从校园里飘了出来，将从校门口经过的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陈洁玲吸引住了。她停住脚步，站在校门外的一棵大枫树下认真听了一会儿，听出是留校值班的音乐老师周立群在拉《黄水谣》。洁玲情不自禁地走进校门，只见周立群老师站在操场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背对着校园，正尽情地拉着《黄水谣》的最后一段曲谱。那扣人心弦的小提琴声时而象离家少女的泣诉，幽怨难平；时而象江河奔腾，悠悠无尽，一泻千里……

“周老师！”当周立群老师拉完全曲时，洁玲才在周老师身后轻轻叫了一声。

周立群闻声，放下提琴，掏出手帕拭去两眼闪出的泪花，抑制了一下自己忧伤的心情，才慢慢转过身来，用平静而亲切的语

调问道：“洁玲，天这么晚了，你到学校找我有什么事吗？”

洁玲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双手拉过背后长长的发辫，卷弄着辫梢，不解地望着自己敬爱的老师的满眼泪光，摇了摇头，一时竟答不上话来。

“洁玲，天快黑了，没什么事，你早点回家去吧。”

“周老师，石川知道胡主任、陈老师、李老师和小吴师傅四个人今晚都到东山村叶老师家去了，您一个人守校，石川怕您害怕，叫我来给您说，他砍柴回来，吃过晚饭，便来学校给您做伴。周老师，叶老师家出了什么事？怎么胡主任他们几个老师上午就去了东山村，晚上还不能回学校来，让您一个人守校呀？”

“叶老师的母亲死了，胡主任他们四个人去帮忙料理丧事去了，要明天下午才能回来。洁玲，石川去山上砍柴一定回来得晚，人又累了，何况他老外公又病了，你叫他千万别来给我做伴。我一点也不怕，一个人反而安静些。”周立群关照着洁玲说。

陈洁玲点了点头说：“老师，那我回去了。”

周立群把陈洁玲送出校门，送她穿过已经很幽暗的古枫林，望着洁玲走进了云山镇的北街口，消失在街道上了，他才返回学校，锁上粗木栅栏大门，回到自己的宿舍。他懒得点灯，半依靠在床头上，闷闷地想着这一年多来的命运剧变，幕幕往事浮上脑海，绞痛着他那滴血的心。他的妻子玉青莲是他在南山县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恋人。他们两人一九五六年秋双双分配到云山中学，任教一个月后便在国庆节结了婚。一对恩爱夫妻精神抖擞地耕耘在教育战线这块神圣的园地上，幸福、满足。可是，今年暑假的“反右”斗争中，心直口快的玉青莲贴了一张提意见的大字报而被下放到农场劳改，周立群一下子从爱河坠入了冰河，往事不堪回首，他象挣扎在一场恶梦之中……

一九五六年初秋，南山县师范学校放假已有十多天了，但应届毕业生一百二十多人一个也没有离校，他们在等待毕业分配通

知。同学们每天从早到晚三五成群，依依不舍地一起唱歌、弹琴、看书、谈心，都惴惴不安地无限珍惜离别前这一段短暂的美好光阴。

一天晚饭后，周立群接到玉青莲的知心女友郑素云转交给他的—张字条，约他晚饭后到城外九龙湖畔的镇龙石塔下会面。

傍晚时分的九龙湖，落霞将一湖碧水染成了金柑色，清风徐来，微波荡漾，岸柳婆娑，归帆点点；柳堤边的镇龙石塔，塔高九层，巍峨耸立在湖滨，给这宁静的九龙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典雅的景色。

晚饭后，周立群急匆匆地洗了澡，借故推托了几个男同学约他去打乒乓球的提议，一个人走出校门，穿过喧闹繁华的东街，出县城东门，沿湖边的柳堤向镇龙塔奔去。他跑到塔前，只见玉青莲已经站在塔旁的柳树下等他了。

周立群望着亭亭玉立的玉青莲。只见她上身穿着一件洁白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淡黄底色印着粉红色小莲花的背带绸裙；脚上穿着一双白线袜子，平底方口黑布鞋；她圆圆的脸庞被晚霞映照得红喷喷的，象一只熟透的红苹果，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她那黑油油的齐耳短发被晚风吹得轻轻飘起来，露出白玉般的颈项……周立群喘着粗气，站在玉青莲面前，痴痴地看着她，红着脸说：“遐兴、明云他们几个硬要拉我去打乒乓球，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支开。你来好一阵了吧？”玉青莲甜甜地一笑说：“我也刚到不一会儿。往柳堤那头走走吧。”玉青莲在周立群的陪伴下沿着柳堤向湖东边慢慢走去。

“青莲，在这几天内，分配通知就要下来了，万一要是我们不能分到一个学校工作，你看……”

“那有什么要紧，分不到一个学校，总跑不出南山县的范围吧？平时我们可以互相通信呀。星期天，放了假不是又聚在一起了？”玉青莲愉快、开朗地说。

“可是，你妈妈来信，对我们俩的事反对得那么坚决，可怎么办呢？”周立群忧心忡忡地说。

原来，当他们快毕业时，玉青莲给在武汉市工会工作的妈妈写了封信，坦率地告诉了妈妈：毕业后，她决定与为人诚实、多才多艺、人品出众的同班同学周立群结成夫妻，希望能得到母亲的同意。她在十岁时，父亲便因病逝世了。她是父母亲的独生女儿，母亲是她的唯一亲人了。没想到，青莲前天收到了妈妈一封措词严厉的回信。她妈妈要她同在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的姨表兄舒少泉订婚。她妈妈决定：如果青莲一定要同家在山区农村、又有一个瞎眼母亲和一个瘫痪在床的妹妹而都要他负担供养的穷教师周立群结婚，便要与她断绝母女关系，叫她永远不必回家了。收到妈妈的来信以后，玉青莲哭了一夜。她的知心女友郑素云鼓励她拿定主见，选择好她自己的终身伴侣，掌握自己的命运。昨天，她坦诚地把妈妈的来信给周立群看了，今晚，她约他到湖边来，就是要同他认真商量一下他们的终身大事。玉青莲通过一天的反复考虑，终于打定了主意：决不屈从于母亲的干预，同立群的恋爱关系决不改变。所以，当立群刚才问到她妈妈反对，该怎么办时，她的脸更红了，认真地对立群说道：“我们是……分不开的！……你呀，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青莲鼓起勇气，对自己的心上人倾吐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追求的是心心相印的爱情，志同道合的伴侣。我决不做一个我并不了解也不爱的陌生男人的妻子。妈妈虽然爱我，但她不能体贴我这做女儿的追求和心愿，威胁我，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那也没法子，那就断绝几年再说吧。等我们参加工作以后，成了家，妈妈的气平了，我们再去看她老人家吧……”想到自己同立群的婚事要以与母亲几年不来往作为代价，她的眼里涌出了晶亮的眼泪。立群听了青莲这一番披肝沥胆的肺腑之言，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默默地拉起青莲那双小巧娇嫩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温暖的手心中，久久没有放开。两个年轻人的心啊，

“扑腾扑腾”地跳着，是那么和谐、幸福。

天从人愿，周立群和玉青莲双双被分配到山区中学——云山中学任教。两人到职任教只一个多月，就到乡政府登了记，领了结婚证。两人是同年生，刚好都满了二十岁。一九五六年国庆节，他们在云山中学，由学校团总支和工会主持，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他们在婚前和婚后，分别给青莲的妈妈写了信，恳请她妈妈对他们结合的认可和谅解。但是，青莲的妈妈没有回信。

他们结婚前，周立群回到离云山镇三十多里的故乡——白石崖东麓、青龙谷北端的小山村果树坳，把他们即将结婚的喜讯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妹妹。由于母亲和妹妹行动不便，不能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立群告诉母亲，学校的教学工作忙，他与青莲恐怕只能等学校放了假，才能回家来陪母亲过年。从这时候起，立群的瞎眼老母和瘫痪的妹妹就天天扳着指头数，盼着学校放寒假的那一天。

腊月十八这一天，学校的老师也终于放了寒假。立群和青莲在十九这一天办齐了回家过年的年货，决定于腊月二十日双双回家去陪母亲、妹妹过年。

腊月二十这天早晨，立群和青莲两人一清早便起来了，开门一看，没想到昨夜之间，老天爷竟悄无声息地下了一场大雪。

立群对青莲说：“青莲，昨夜下了这么场大雪，回家的那三十多里的山路不好走。我们是不是等天晴了再回去？”青莲不假思索地说：“那怎么行！这雪还不知要下到哪一日才会停，就是雪停了，天放晴了，融雪时的山路一定满是泥泞，更不好走。今天都腊月二十了，妈妈和妹妹天天都在盼着我们回去。立群，无论如何，一天也不能再拖了，说什么今天也得冒雪赶回家去。”

立群见青莲如此坚决，便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匆匆洗漱完毕，煮了面条，两人草草地各吃了一碗，便冒雪上路了。

立群将办齐的鱼肉、糖果、鞭炮等年货和用雨布包好的被盖做一担挑了；青莲提着个装些牙具、茶杯、毛巾等日用品的麦草提包，打着伞跟在丈夫后边走在青龙谷内的山道上。

青龙山和云屏山山岩壁立，夹峙着竹海如涛的青龙谷；青龙河九曲十弯，穿林绕崖，飘若素练，流经青龙谷，向东奔腾而去。积雪铺满山道，踩在上面软绵绵的，玉青莲觉得很舒服。山道两旁的楠竹，雪压冰裹，顺风低垂，分外妩媚。一阵呼啸的山风刮得竹梢上的冰棱雪花嗦嗦乱舞，别有一番风韵……

归心似箭的立群和青莲，无心细细观赏山谷雪景，只是在山谷中急匆匆地赶路。他们登上青龙山的锁龙岗，翻上望天台时，两人都汗流满面了。在望天台的山顶上蹲着歇了一会儿，便又抬步下山，走进了秀丽幽深的银杏坡。青莲向山道两旁望去，只见数十株挺拔苍劲的银杏树依坡而生，顶风而立，茂密的枝条擎起一树积雪，噙冰串玉、琳琅别致、岿然不动，象一柄柄装饰着珠玉流苏的巨大银色伞盖！

立群见离家不远了，挑着担子，带着汗流满面、两颊艳红的青莲快步走下银杏坡，便到了一个松竹掩映的小平坝上。他们又穿过一座松林，立群用手朝前一指，对青莲说：“青莲，到了，我们村就在那里。”

青莲顺着立群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数百株梨树的若大一片梨林。梨林中，不见村舍，只见炊烟。

果树坳是一个只有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种梨、编竹器为业，也兼种点红苕、玉米等山地作物。立群的家在村东头，一栋低矮的连三间平房，土砖墙，茅草顶。大门对着那片松林；门前是一口清亮见底的石砌小水塘；一条夹竹小径成“之”字形通到大门前，门外是五级光溜溜的青石阶；石阶两旁对称栽着六株老梅，那还是二十年前，立群的父亲在世时栽的。梅树上正开着黄色的梅花，梅枝上缀满洁白的雪花，黄白相

映成趣。梅花的缕缕清香，随风飘去，沁人心脾。屋后和两侧被梨林围护着，形成了一道阻挡北风的天然屏障。在玉青莲的眼里看来，这小山村果树坳可真像个世外桃源；而立群的家就在这世外桃源里。

两人快步走到门前，登上青石台阶。立群推开堂屋的大门，激动地喊了一声：“妈，妹妹！”

只听到堂屋右侧的卧房里传来妹妹苦蝉那似是笑里带哭的呼喊：“妈，哥哥回来了！青莲姐也一定回来了！”

满头白发、背已微驼、身上穿着满是补丁的瓦灰色土布棉衣的老母亲，双手摸着房门的门框，颤巍巍地走到堂屋中间。老人伸开双手，眨着没有眸子的白眼珠，嘴角颤动了好一会才开口问道：“立群，青莲呢？莲儿在哪？”玉青莲望着这第一次见面的饱经风霜的婆婆，连忙放下手中的提包，抢上前去，双手扶住老人的双肩说：“妈，我们回来了！”

“啊！好！好闺女，到我们家可要你受苦了。快进内屋去烤烤火，暖和暖和。莲儿，这几十里山路亏你走回来啊，天又下雪，路就更不好走了，哎。”老母亲一边说，一边拉着青莲的手向卧房走去。立群放下担子，也跟了进来。

立群的妹妹苦蝉已是一位十八岁的大姑娘了。她父亲死的那年，刚满六岁的她又生了一场大病，由于家里困难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后她的双腿便瘫痪了。她虽然身体纤弱，但心灵手巧，从十岁开始便从师村里的几位老大娘，学会了竹编手艺。现在，她能编一些精细轻巧的竹器，托村里人捎到云山镇供销社，去卖些钱贴补家用了。

青莲扶着婆婆走进卧房，只见苦蝉妹子坐在火盆边一把垫着厚厚麻皮褥子的竹躺椅上。她白皙清丽的脸庞，额前刘海下边一双黑漆明亮的眼睛噙满泪水，一见青莲，张开双臂喊了声：“莲姐！……”便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青莲跑上前去一把抱住初次见面